



莊子註疏

十八之二十

口仁13
1605
8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548 號	號
第 8 卷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1.665
8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

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此假問之辭也

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至極也樂歡也

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

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就奚去奚樂奚惡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謹何所安處何所欲行至樂

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

問下自廣頭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也疏

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

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

所下者貧賤大惡也疏

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

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

不得為為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之以不得為苦既

憂故愚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形體豈不甚

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為形也亦外

矣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為形也亦外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不其為形也亦疏矣

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又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

富是我物貴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不周濟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志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

至樂不易謬乎

豈非疏遠其於

是我榮也

神惛闇又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

世間然未知此善定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此不足以活身也。

躡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臣諫，君若不聽，即須躡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

故夫子曰：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也。

無有哉。故當務督。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于足曰：忠諫以與不諫善與不善。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未知樂之果。

誠未可定矣。樂亦果不樂邪。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定樂邪，而到窒之心，未可謂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諍諍然知將不得已也。

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疏：諍諍，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不避死也。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

能止息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而恣物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耳。疏：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之也。果有樂

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疏：夫無為之樂，以色聲為樂者，未可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寶之樂。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

無樂至與無譽。疏：俗以鏗鎗為上樂，用美言傳善為上譽。以無為恬澹寂寞，更夷為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為譽也。天下是非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疏：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

自任則定矣 疏 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

定矣 定矣 夫無為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而是非

也 至樂清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疏幾近也 疏也夫至樂無

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浩身心終其請嘗試言之天無為

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 故兩無為相合萬

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 疏 天無心為清

無心為寧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合屏

降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芒乎

芬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 芬乎芒乎而無有家

乎無有為 疏 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

之象 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家

貌覆論芒芬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 殖耳疏 貌也夫春

生夏長庚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生耳尋 故曰天地無

其源流從無為種植為既無植豈有耶 為也而無不為也

無樂而疏 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而昇降生化

藥至矣 疏 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既滯有欲

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

德合二儀真 莊子妻死惠子序之疏 莊惠二子為淡水

符至樂也 須往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疏 箕居者垂兩脚如簸

子知生死之不一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

而歌垂脚箕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甲 雙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

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既然然猶如是也世入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疏莊子聖人奴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未

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

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

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遷無變而為

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

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

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

至理以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

遺遺也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

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盆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疏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心形也滑

忘智也欲顯於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闇也伯長崑崙

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崑崙玄遠迹在人身在

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体心息智寄

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一叔以彰其義

也俄而柳生其充時其意蹙蹙然惡之疏蹙蹙是驚動貌柳生者易生

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蹙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蹙然驚動似有嫌惡也滑介叔

曰亡予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疏夫以一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

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死生為晝夜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

無死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

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又有疏我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疏與

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常待終有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莊子之楚

見空觸髅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疏之適也然無潤澤

也擻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觸髅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

理均齊故寄觸髅寓言答問也曰天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疏夫天子貪欲資生

失於道理致使大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耻遺媿

醜而死於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疏餓餓也或

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春秋猶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春秋猶

將子有黃髮之年春秋猶於是語卒接觸骸枕而卧春秋猶

擊之問語既終引觸骸而高枕也春秋猶夜半觸骸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

矣子欲聞死之說乎春秋猶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

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春秋猶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

莊子曰然疏春秋猶然許觸骸春秋猶觸骸

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春秋猶夫死者魂氣昇于天

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

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春秋猶更說生人之事欲使

司命之鬼復骨肉及妻春秋猶觸骸深嗜感類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春秋猶曹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春秋猶疏深嗜感類

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春秋猶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嘔感不用此言

誰能復為生人之勞而棄於南面王樂之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宰敢問

舊

莊子內篇齊物論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

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逞機故有憂色於

孔子曰善

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五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天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維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

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夫若是者以為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故當任之而已

夫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

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感入感則死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感

如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

執持聖迹不逞機緣齊侯聞此太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

殺顏回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郭外曰郊

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九鳥而妄以

為瑞威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威文仲用為神鳥非

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

敢飲一杯三百而死疏

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

高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為

養養鳥也疏

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已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澤之江湖

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疏

壇陸湖渚也鱮泥鰈也鰈白魚子也

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已亦猶齊侯樂已所行道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謹謹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疏

奚何也

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

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

必相與其好惡故異也疏

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

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其情疏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

也各止於實義表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性常得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各止於實不用故福持實分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

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
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

歲觸躡獲蓬而遺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也各以所獲按也從傍也禦冠困於行李食於道傍
遇為樂疏仍見枯朽觸躡形色似人言自歲者舉其

大數觸躡隱在蓬草之下遂按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
然觸躡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

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實未有

定汝飲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乎人倫入
在疏倫夫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種有

幾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
得水則為陰疏

潤氣生物從無生得水去之際則為龜蠃之衣疏
有故更相繼續也

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
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也則為陵鳥疏
陵鳥車

前草也既生於陵草
高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鳥得替棲疏
替棲糞壤也陵鳥

則為鳥足疏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化

胡蝶胡蝶足也疏
恒故根為蟻蟻而葉為胡蝶也
而為蟲生於竈上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撥疏
鵲撥蟲名

氣故作此蟲狀如新
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鳥撥子曰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
也骨得熱

餘骨之沫為斯彌疏
沫化為斯彌之蟲
斯彌為食醯疏

亦為醯維也
醯雞中蟻蟻
願駘生乎食醯黃軌
軌亦

生乎九醖黃肉
蟲名

疏並蟲名也生平腐蠹腐蠹螢火蟲也羊奚比乎不斲亦言是粉屑蟲義

竹疏並草名也生青寧疏羊奚比合於久竹青寧生程疏亦

也程生馬馬生人疏未詳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

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介

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

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

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謂之

莊子註疏卷第十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注

達生通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達命

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裏也疏夫人之

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賤愚智穿通一

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

於分外為己更務也一生命之所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

鍾者智慮之所無奈何也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疏物者

貨衣食且夕所須夫願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

之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守形太甚

故生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變形太 生之來

亡也 既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非我所制則無

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為有懷於其間 疏 造物效壽斯原

故無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而放失之 疏 夫

天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 而養形果不

足為哉 莫若放 疏 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性分各自為者皆

可免也是以善養 疏 分外之事不可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

無為故不 夫欲勞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

正平則復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更生者自新之謂也付 疏 幾盡也

新也夫欲為養形者無適存却世間分外之事 棄世則無憂累無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存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所以遺 夫世事虛無何足指棄生涯空公何足遺忘 疏 夫形

全精復與天為 俱不 疏 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元天全精固

與玄天之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能正萬物 疏 夫二儀無

德為一也

萬物故與天地合命則成體則成始所在皆成 疏支陰陽

德者群生之父母成則成體則成始無常處 疏混合則

成成則成體則成始與化 疏移者

則及於未生之始則 疏移者

也也 疏相助也 疏夫遺之又遺乃曰精之又精

也也 疏是以反本還無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

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

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
關令故曰閔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
詢之也室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迹
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空而無塞本作空字

蹄火不執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漂至道故無不可 疏真

寒暑故火不能災於高里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此物結前 閔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最取之疏夫不為物侵傷者乃是保

而致之也非關運復心 列子語汝命禦寇今復坐

凡有貌象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色同是形色之物耳 疏夫形

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

先至乎俱是色色故唯當非色非色絕規絕矩者故能

超百象之外在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疏於極

萬物之先也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

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

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夫至極者非物所能 疏得

造化之深根自然之效本而穿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弁於

何待

彼將處乎不濇之度

止於所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

量宏博終不

而蔽乎無端之紀

真然與變 疏太道無端

滯於世間 不終即用此混沌而為紀綱故聖

遊乎萬物之所終

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始終始者 疏 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

造物之極

言其性

飾則 疏 率性而動

乎自然之境

言其性

不以 疏 抱一不離故常以

遊乎造化之場

合其德

不以物 疏 抱一不離故常以

通乎物之所造

萬物皆造 疏 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

道之原通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本 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

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

而人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懼

自此以下凡有三 無心二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

乘車忽然顛墜雖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是故選於外物而情無懼

醉故失其所知耳而况得全於天平疏彼之醉人且於
非自然無心者也因酒猶得暫時
凝淡不為物傷而况德全聖人冥於
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冥矣聖人藏於天故

莫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人疏夫聖人照等三元智周萬物而
外故曰藏感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

之傷復讐者不折鑽干夫干將鑽鉞雖與離為用然此第二論也
矣報讐者不事折鑽以其無心疏干將莫鑽並

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自以結離而報讐之人終雖有伎心者
不嗔怒此劍而折之者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入疏飄落之瓦偶亦傷人
人莫怨者由其無情雖伎逆偏心之夫終

不怨恨為是無心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故無攻戰
之物此第三論也由有情

之乱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疏夫家內清平
道大矣遐荒靜息

無攻戰之乱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猶由此無為之不關
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
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

知之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
用也疏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

矣無勞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開人者賊生
更矣則忘餘則斯德生也

知用者從感而未倦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
而不已斯賊生也疏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

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性而動

則人理亦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
自全矣智自照於物斯不忽入者也民絕乎以

其真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疏幾盡也曰天任入性
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疏動智用既而人夫無

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
盡真蒼生無偽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

美蠲猶撿之也。疏
痾僂老人曲腰之貌。美蠲取蠲也。撿
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遇老

公以竿美蠲如悅
拾地芥一無遺也。仲尼曰子巧半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九 疏 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
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
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者錙銖 累九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
故錙銖稱
數也初學美蠲時徑半出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愈 疏 時節猶久累九微多所
累五而不墜猶撿之也
火 疏 美之蠲十失其一也
之至故乃 疏 累五九於竿頭一
無所復失 疏 遂到於斯是以美蠲蠲猶如悅拾

吾處
吾處
吾處

身也若樞株拘吾執靜也若槁木之枝
不動 疏 拘謂筋
之至 疏 槁枯樹

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
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蠲翼之知疏
二儀極大萬物
甚多而運智用

心唯在蠲翼蠲翼
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翼荷

為而不待 遺彼故
疏 及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
靜萬物雖眾不奪蠲翼之知是以

事同拾芥何
為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

痾僂又人之謂也
疏 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固累九美
蠲妙疑神鬼而足矣勉勵門人故

云痾僂又
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判津人操

人之謂也

人之謂也

人之謂也

舟若神疏 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梧曰以為名在宋國也

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提也顏淵嘗經行李 吾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言物雖有性亦須 疏 顏回問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 沒人謂能驚 疏 注云謂驚沒水底驚鴨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以成性 疏 好游於水數習故能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覆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 疏 好水

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却雖多而猶不以 疏 舍猶心中也

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閑懷 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 隨舟進退方

抱既忘水豈復勞心也 惡往而不暇 疏 所遇皆

注者慎以黃金注者殫 所要愈重則 疏 注射也用瓦器

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 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

忘遺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殫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

則巧勦諸學者幸忘之焉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一為重

重黃金故內心昏拙其唯無所矜重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

豈唯在財萬事亦然豈唯在財萬事亦然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

賢學生矜中道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疏姓田名開

人姓祝名賢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菜於周

謚曰威也素聞祝賢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游學未知

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庶其術田開之曰開之操按筆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疏開之謂祝賢為夫子按筆掃帚也言我

何敢輒聞先生之道乎古人操提掃帚參侍門戶洒掃庭前而已亦

威師皆擁篲此充役也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

聞之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開之曰聞之夫子曰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疏我兼祝賢之

牧羊鞭其後說養生辭之威公曰何謂也疏未悟田開之言田開之

者令其折中故更發疑問曰嘗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疏姓單名

隱者也岩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豹豈之有張毅者高

門縣薄無不走也行李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疏姓

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者垂簾也言張毅

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

適

福

參謁趨走慶吊形勞神疲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境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殺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仲丘曰無

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疏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

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

也柴立其中央若橋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疏柴木也不帶於出不

遣如橋木之無情效捨二者若得其名必極

笑

過

疏夫曰各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二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各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敢出焉不亦知乎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

相戒不敢輕行疆盛卒伍多結徒伴對人之所敢畏者

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疏枉衣服也夫塗路患難七

而莫不自之斯過之甚也疏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

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枉席之上恣其端

端以臨軍柷祝史也如今大宰六祝官也

端衣冠柷圈也堯猪也夫饗祭宗

庶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曰汝奚惡未祭之間臨圖說說說之文在於下也

死吾將三月據汝平日戒三日齋籍自芘加汝有屍乎

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疏 據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誠以潔清籍神坐以自芘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乎

為 穢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植之上聚復之中則為之為

疑謀則去之自謀則取之所異疑者何也 欲瞻則身亡

間人疏 錯置也豚畫飾也棺喪車也謂畫輪車也聚復獸也 棺槨也為疑謀者不如置之園內食之糟糠不

用白芘無勞彫俎自為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冠之尊死置於棺中載於棺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疑謀則去白芘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棺車而異

疑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痴非達生之性也 桓公因於

淫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

無所見疏 公即桓公小白也敗獵於野澤之中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

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 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

九百病患多曰妄係而成 疏 談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 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疏 姓皇子字告教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

來問之云公妾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瀆之氣散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瀆之氣散

夫忿瀆之氣散

夫忿瀆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疏 夫人忿怒則滿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故悅神通

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慙不上

下中身黨則為驚疏 夫邪氣上而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驚而好怒下而上則陽伏陰

散精神恍惚故好志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氣當身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 公問所由 沈有復龜有鬻疏 鬼曰復龜神其狀如美女着赤衣

名鬻也 戶內之墳壤雷霆處之疏 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

震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蛙蠶躍之疏 人宅中東北牆下

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 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疏 有鬼名倍阿蛙蠶

豹頭馬尾 水有罔象疏 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犬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寧

疏 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疏 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彷徨疏 其

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疏 桓公見鬼本在

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愚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

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疏 輒喜笑

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王桓公聞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愚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紀首子為

不終日而情抱鬱然不知病從何而去也養雞擬闔也此章明不必稟性知自然之

王養闔雞疏養雞擬闔也此章明不必稟性知自然之

理亦有積習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履橋而恃繼

以成性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疏養經十日堪闔乎谷曰始性恃

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應響景疏見聞他雞猶相應

而或蹙疏顧視疾速意氣矜盛

有鳴者已無變矣疏絕盡也都不驕矜心相安定雞雖

斯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矣此

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

無敵於外况自全乎疏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

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疏孔子規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

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疏沫里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

沫里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呂梁水名解者不

石有黃河懸絕之處各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

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

呂梁八尺目仅計高二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

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鼃者似鼃而形大鼃者類

魚而有脚此水瀑布即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四

十里至於水旗尚不能游况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

之疏激湍湍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

數百步而

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塘岸也即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遨遊岸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水有道乎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也汝能履深水曰亡吾無道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我初始生於陸陵遂與復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與齊俱入與汜俱出磨

而旋入者齊也曰疏湍沸旋入如礧心之轉者齊也四伏而涌出者汜也疏復騰漫而返出者汜也既與水相

真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曰曾不介懷郭注云磨公前而人者關東人喚礧為磨磨公前而入是礧也轉也從水

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

唯道是此言所以踏之也疏更無道術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未聞斯言曰吾始於陸陵而安於陸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疏此之三義並繫於

無難以涉平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疏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仙人所作也疏姓梓名慶

云梓者官名鐃者樂器也夾鐘亦言鐃也虎形刻木

為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土見者驚疑謂神鬼所作也

曾侯見而問焉子何術以為為疏曾侯見其袖妙怪而問對曰臣工

之汝何道術為此鐃焉

之汝何道術為此鐃焉

錄

生

人何術之有雖然有焉臣將為之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以靜心梓谷曰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術術雖復如其亦有一法焉臣欲為之而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

誠清絮以靜心靈也誠清絮以靜心靈也齊三百而不取懷慶賞爵祿齊三百而不取懷慶賞爵祿

齊吾不敢懷非譽巧拙齊吾不敢懷非譽巧拙

無公朝觀公朝若無則疏觀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消其巧專而外滑消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觀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成見觀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其是與其是與

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帶過也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帶過也

使之鉤而反疏使之鉤而反疏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必取材必取材

外事既除內心虛外事既除內心虛

靜於是入山林觀靜於是入山林觀

則矣矣矣則矣矣矣

器之所以疑神者器之所以疑神者

疑是鬼神所作耳疑是鬼神所作耳

是曰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是曰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

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

鬼性非則心勞而自拙也鬼性非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

懷

賞爵官爵利祿如斯賞爵官爵利祿如斯

之事並不入於情田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故能非譽及故能非譽及

遺巧拙兩忘遺巧拙兩忘

無公朝觀公朝若無則

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

意於公私豈有壞於朝廷哉意於公私豈有壞於朝廷哉

滑亂也專精內巧之滑亂也專精內巧之

心消除外亂之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觀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成見觀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其是與其是與

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帶過也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帶過也

使之鉤而反疏使之鉤而反疏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必取材必取材

外事既除內心虛外事既除內心虛

靜於是入山林觀靜於是入山林觀

則矣矣矣則矣矣矣

而不應疏 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 火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疏 火時之頃馬困而駭 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未焉故曰敗 不可過也 疏 其過分之能故知

必敗也非唯車 工倮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

焉萬物皆然 蓋用規矩乎隨物化且物旋巧不益自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雖工倮之巧猶任規 疏 任物自循

故其靈臺凝 志是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百体皆

而不桎桎也 志其 知志是非心之適也 是非生於 疏 夫有履有帶本

志是西 志是西 要履帶理當門適亦猶心懷憂感為 不內變不

有是非今則知志是非放心恒適樂也 所遇而安故 疏 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

從事會之適也 無所變從也 疏 境虛空外不從事乃笑

在常適也 會真道所 始卒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之適也 識適

未適 始本也夫体道虛忘本性常非由感物而後 疏 始本也夫体道虛忘本性常非由感物而後

也 適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 疏 適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

斯乃志適之 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踵門而託疏 姓孫名休魯人也

也 不能迷道而怨也 子扁慶子白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感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思遇此命也疏 姓扁

名子

慶嘗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頗諳門
而言之我居卿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
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出不熟禾稼不取處朝廷
以事君不遇聖明不廢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卿聞而
賓奔有何罪於上
扁子曰子獨不聞支至人之自行邪
天苟遇斯之運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國付自然也
疏
支至人立行塵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

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
空靜無纖介於胸臆
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
凡非真性皆塵

也逍遙乎無事業
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
茫然無心之貌也彷彿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豈塵之

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任其自長耳
非恃而為之
長而不宰
任其自長耳
非宰而長之
疏
接物施化不特藉於我我勞長

養然無豈斷割而
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疏
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自形顯他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
豈是顯光耀以蒙養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

竅無中道入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
天之悉哉子往矣疏
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途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

人倫備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
容暇悉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

坐有間仰天而歎疏
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吁歎也
弟子

問曰先生何為歎乎疏
扁子門人問其嗟嘆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身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焉而遂至於感也疏 發體

踵門而記述已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悲其驚迫更增其感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

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感而

來矣又奚罪焉疏 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感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

以非故來謂斯未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

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官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 疏 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皆

無勞重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辟之若

載載以車馬樂樂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

養生者各任性 疏 小昆也鸚雀也察休是寡識少聞分之適而至矣 疏 之人應演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昆以大車娛鸚雀以節糸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
夫木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木折則葉落。故君子居則觀於象，動則觀於法。夫木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木折則葉落。故君子居則觀於象，動則觀於法。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夫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疏舍息也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晏之疏門人呼莊子也為夫子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不以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材死先生將何
處乎笑曰周將處丈材與不材之間與不材之閒也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覓此耳以此言材者有為也
未免於累竟不覓不材者無為也
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一偏處於中一既未遺中亦猶
人不能理於人焉不能同於鳥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
斯患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疏夫乘玄道至德而
乎遊於世者則不
如此也既遺一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介無譽無言一龍一蛇疏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
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去也與時俱化疏此遺中也既
遺二偏又忘
中一遺之又遣玄之又玄而無肯專為疏言既妙遺中一遠超四句
豈後陷情毀譽或意龍也

七 遺物即同世來

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一上一下以和為量疏言至
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
隨時上下以和同為度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疏以天和而等量
遊造物之祖宗物物
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疏物不相物
則無憂患此神農黃
帝之法則也故莊子
亦處焉疏郭注云故莊
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
儉之傳則不然疏倫理也共俗物傳
言則不如前也合則離成則毀廉
則挫尊則議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坐傷尊
貴者又遭議擬世情險波何可必固又
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及坐也自尊賤物人不堪辱反有議擬有為則虧賢則謀疏損
賢
也有為則損也賢以志高為人所謀不有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言己
上賢

古

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悲失弟子志志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其

唯道德之卿也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疏言與時俱化者為能變而常通耳能

用中平之理其為道德之卿也市南且僚見魯侯疏姓熊名且僚魯侯

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

道修先君之業善敬鬼尊賢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親

而行之無須更離居疏離散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

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

行而患慮言敬鬼尊賢之夫曹叔父豹疏豐大也

毛衣悅澤故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

雖飢渴隱約猶且食蔬蔬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蔬

也隱約猶對酌也且明也且月皆也言雖飢渴猶對酌明

且無人之時捐命於江湖之上技蔬草木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國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後

為之災也疏攪碎且采也言對酌定計如此猶不免且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聞君刻形去良酒心去欲而

遊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疏刻形忘身也去良忘

欲息貪也無人之墊謂道德之鄉也郭注曰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南越有邑焉名

災

為建德之國

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

言去魯既遠明建

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疏

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

懷道民亦還厚

與之不來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

義宜也將行也

狷狂妄行疏

狷狂無心也妄行混迹也

乃踏乎大方

其本

可樂其死可葬

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

國損俗與道相輔而行

所謂去國損俗謂蕩除其習中也

為王道相輔導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真謂欲使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疏

迷悟性殊故致

車

形與物衷心與物化

君曰彼其道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

未体狂化不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所謂知足則無所不

足

言道不資物成

道也

而但恬淡耳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絕情欲

疏

極哉

極哉

疏

極哉

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超然獨立於君自此遠矣萬物之上也疏

民及真自守素分崖分也自從也君從此情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疏君臨曾

高道德玄遠也人物為我已有人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疏言未能

深成病累也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於人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

也恤眾為民驅役寧悲憂患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

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

也入也有目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

斯非有人也目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欲令

無有國太莫猶大無也言方舟而濟於河疏兩舟相並有

之懷天下無能雜之方舟而濟於河疏見方舟有

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疏偏狹急心也不怒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呼呼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疏惡聲罵向也不怒而令也怒

向也今而令也實人能屢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世

也變其能屢已疏屢已無比宮奢疏姓比官名奢居比官

也以免害一也疏心也比宮奢疏目以為姓衛之大夫

也為衛靈公賦欽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疏鐘條器

為鐘先須設祭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疏上下調八音王

所以為壇也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疏慶忌周主之子周

極妙怪也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設也疏郭注

云泊然抱一耳非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疏

郭注云還任其純朴而已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儻乎其怠疑任其純朴而已

無所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狃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狃華乎其平其送往而迎來無所

物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也任彼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

也從其強梁隨其曲傳無所疏傳張亦及剛張難

情曲傳者曰其自窮得不疏於其所情也故朝夕

隨而順之曰其自窮得不疏於其所情也故朝夕

曲傳者也傳本傳法也張今張沒法也志也今政事不一樣也

賦歛而毫毛不挫當故疏雖設賦歛而未嘗抑度各率

而况有大塗者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本通疏

塗道也直致往物已無挫損况資大孔子曲於陳蔡之

道化神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孔子曲於陳蔡之

問七日不火食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

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困之大公任往吊之曰

子絕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於好惡耳疏大公

之稱也任名也絕近也然猶知是也尼父既遭困繞太

公吊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曰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

如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

是

其為鳥也紛紛然而無能引援而飛迫聲而棲既

大舒緩又疏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譬之紛紛然其是心無常係疏舒運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接引徒侶不敢先起極必戢其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物而已飲啄隨行必依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狎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患害生於後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眾鳥行列不獨知以奔競存奔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也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疏直木有利先遭害也疏研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術才

子其意者舒知以驚萬物修身以明其智其義亦然

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患也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逆矣混然大

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謂仲尼意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曰陳蔡以託患疏在裝舒才智驚異愚俗修營身心顯他牙染昭昭明察炫

燭己能猶加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賤名以爲己成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至德宏博生成者未之嘗全疏庶品故謂之大成代取也隨取也夫自

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讓者必孰能去功與名而

隨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還與眾人

還與眾人功自衆成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

乎道流而不明昧然而疏道德流行編滿天下而自行卑疏韜光匿耀故云不明居得

行而不名彼皆屈然自得此行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

不處其名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疏無心而動故也疏純純者朴素常常

更類於削迹損勢不為功名疏功自彼成故勢不疏削除

任人也削迹損勢豈存情於功疏在我而各迹皆去疏聖迹

績以留意於名譽也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情

任彼故彼各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至人不聞子

自當其責也疏讓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孔子

何善哉寂泊無懷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

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

粟取於弃人疏孔子既兼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

間之好也疏遊捨去弟子離折徒衆獨逃山澤

損縫掖而服絺裘入獸不亂群鳥不亂行若中木之

弃其肥而食枲粟鳥獸所鳥獸不患况人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

不畏鳥獸不驚况人倫而有惡邪孔子問子桑雎曰吾

同死灰之寂泊類中木之無情群孔子問子桑雎曰吾

再遂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疏姓桑名雎

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送魯君聞搆

曾君曰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

信

栗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

布財貨也假遭晉成百姓逃亡林回弃擲寶璧負赤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赤子以為財則必累重則多弃輕少負多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不知何也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弃亦遠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

窮禍則相弃相弃之與相收亦遠耳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

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其以絕飾利故甘利可常故有時而

絕無利故淡道合故親也疏有利故其利盡故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也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流不流事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

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去飾任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翔翔開放逍遙自得絕素故也

有為之學弃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礼徒有教愛且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目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疏緣順也形必順

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死終用此真致命大禹令其戒
慎依語導行故桑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
曉也舜將真言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疏
曉亦大禹也情不矯故常逸

形順則常合於物任朴而不離不勞則不來文以待形直前也

性率則用而無弊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來不來文以待形固不待

物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既不求文迹以飾形故知莊子衣大布而補

之正潔係復而適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疏大布

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而補之潔復帶也亦言腰

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德病也衣粗布

而着破履正勝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頽故問曰先生何貪病而如是邪莊子曰貪也非德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貪也非此德也此

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

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睥睨遭時得地

枝故雖古之善射柵梓豫章皆自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

射莫之能害疏捉也王長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

蓬蒙羿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眦字者隨字

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猿得直木則跳躑自

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及其得柵棘枳枸之間也危行

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

未足以逞其能也疏柵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猿

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亦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乱世亦須如然今處昏

上乱相之間而欲無德奚可得邪此比于之見割心徵

也夫勢不便而強為疏此合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

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于諫割心而死豈非微驗引古證今異日說明

鏡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搃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歎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商

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疏

遭陳蔡因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搃枝怡然自得歌歎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唯打

禾寧有於官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余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聲也顏回端拱還目而

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疏

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震度謂言仲尼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

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曰回無受天損易

人益難物之儻來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

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也無始而非卒也

矣言變化之無窮也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

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人與天一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然也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

言也若至疑理處皆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尔則歌者非我也

夫大聖慮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疏曰敢問無受天

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

泄也不可前畧標名此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

萬物發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疏偕俱也

既休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

損也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

君子不為盜買人不為竊

若取之何哉六福蓋者私取之

者何謂無受人哉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爵祿

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疏

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旁通四方君命

昭八表既靡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來是其宜也吾命

其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疏夫賢人君子

况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爵疏尚不為盜竊

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故曰鳥莫知於

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相雖落其曾奔而走避禍疏

鷦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

人舍欲作窠巢目略所不足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

飛出假令啣食落地急奔而走必不覆求避禍之速也矣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
 而人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
 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厄不溺塵境蒼生樂
 推而不厭故况之聖人則玄同天下故天社稷存焉介
 得久視長全下樂推而不欺相與社而稷
 之斯無受人益聖德遐被群品樂推社稷之存故何
 之所以為難也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

其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群方運轉不停新新
 變疏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天日新而
 變何始卒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之有邪者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
 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能定終始既天無終與始則

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前遇皆
 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居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疏夫人倫

不自然也是以人不為而自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

此自然哉自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然故曰性

然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為也豈是能言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聖人晏然休逝而終矣晏

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然無務而体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與變俱也

疏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沉乎無始無終任變而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屬周之類而集於栗林疏雕陵

名也焚藩也謂游於栗園藩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
 穎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尖着
 莊生之額仍
 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
 裳躍步執彈而留之疏殷大也逝往也躍步猶疾步也
 留何侯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
 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觀
 未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侯也
 觀一蟬方得美
 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
 於蟬而忘其形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視
 之見乎異鵲也翼能逝
 此鳥之真性也
 疏搏捕也真命性也莊生執彈未放中
 今見利故忘也
 間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
 覺有身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
 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

之危所謂
 忘真矣
 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恒
 蟬鵲相利忘身於是林然驚惕仍發相為累也
 意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類相召也支有
 物名物亦支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
 有欲之
 疏支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
 而及走虞人逐而誅也誅問
 之也
 疏捐弃也虞人掌栗園之
 害相隨奔彈弓而反走虞
 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及入三月不庭蘭且從
 而問之支子何為頃問甚不庭乎疏莊周見鵲忘身被
 不出門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疑盜栗歸家愧取
 怪師嚮來閉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支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
 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觀於濁

水而迷於清淵

見彼而不明即曰彼而疏我見利徇物自見危忘反照之道也

利害相召忘身者也即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謂因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真猶存

反照之道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

馳故稱老子為丈子也夫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令而行之今既游彼離陵被疑盜粟輕犯憲網悔責之

符今吾將於離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

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駁仲尼賤疏意存異鵲遂老子上栢擊乎二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令斯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粟是成戮耻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也

傲將宋國養性漆園豈迷懷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耶蓋欲乎品群性駁殘其身耳

於遊旅遊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

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遊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疏

字子居秦人也遊旅店也往來宋國宿於遊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

惡而不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

知也不愛哉

言自賢之道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無時而可也疏心者何往而不迎愛重哉故命

門人記之云耳

文云野
 門人請
 不愛持
 其美
 吾不
 貴而
 必其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挂品主

